

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為備，執鞭或托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曠生，深賦，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

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征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征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回往，虜眾多寡，何以的

虜中法將內犯則盡地為

謀○故○管○即○行○雖○其○將○士○不○能○盡○知○何○况○同○鄉○之○口○

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於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為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

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管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管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為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為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

西潰。則卽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所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疊出。明詔革之。盡矣。

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出。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

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牆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窰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籌邊疏

題不詳

平露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章 簡次公參閱

黃 公疏

疏

黃 佐

兩廣鹽利疏 鹽利

時以巡鹽御史詳見建議欲減商稅并鹽斤故上。照得兩廣用兵全仗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于商疏爭之蓋鹽使公商人而督撫為軍興也而不取之于灶蓋灶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額別

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近時值數倍。自天順成化以前。至都御史葉盛韓雍吳英宋吳屠瀟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績劉大夏潘璠熊秀并臣等相繼摠督軍務于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執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于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

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

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仍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

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徑雜處。寇盜縱橫。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邇年水旱相仍。人民飢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頭項。擅難把別項動支。邇年征勦。因地方廣濶。山嶺險遠。所謂

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數。方敢行事。况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黃制造軍兵器械收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于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遇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

無餘積。此一舉動。輒就告缺乏。况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客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灶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也。况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益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人而縱私販。虧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

敢知也。但用兵惟此糧賞。非糧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功。書曰。汝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行據。議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法。否乎。卽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給內帑。縱蒙俯允。而往返稽延。悞事非細。况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習便。

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孰得而移借貸。伏望 皇上念

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

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為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為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為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軍。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王公疏

疏

王朝用

應詔陳言疏

鹽利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為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執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

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壯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灶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灶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領餉無消耗之累。商人易

於開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召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灶戶稱便。其年額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石之數。若再割筭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一場兼派。又設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

類解折色。假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糜費。驅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灶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除完糧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灶鹽既減半折解。則結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既丁欲變賣。而畏于私販。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源之稅。成歸而來。其弊亦不淺矣。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則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禁私販。是禁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邊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者。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灶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

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授引私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為執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始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執豪為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執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畏葸。既肯加增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于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名為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商領價銀。聽候商人賣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禁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弊端。則地方幸甚。

此准鹽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張冕組垂參閱

屠漸山集

疏

屠應竣

應制陳言疏

大祀

刑部

奏為應

制陳言事臣等伏觀

制命百官

稽古議禮考

天地

日月

羣神合祀之是非博

采羣議責之必言廣聽克讓合天下之心以奉祭祀臣等有以知陛下之事天明事地察也臣等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陛下慮大祀之典神祇失位聖心所格上通于天卽此心也祭祀之本立矣臣等伏念陛下開兼容之路而臣下犯緘默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陋之見爲陛下陳之竊惟本朝大祀之禮所可議者三而願加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

得聞矣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自漢元始以後議者牽合附會迺合祀天地于南郊后世沿訛襲敝墮隳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我朝驅逐胡元統一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之盛而祀天饗帝禮之大者顧尚襲漢唐之舊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觀

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圜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后世孟春郊祀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位。晉賀循已非之。况其他乎。我朝創立郊殿。繹以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正矣。然日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神祇人鬼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也。皇祖卽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圜丘方丘于鍾

山之陰陽。每歲分祀。

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

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皇祖之舊也。夫從祖而與古弗合。固不若從祖而循

古者之尤爲愈也。况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后定。其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后全。我明之興百六十年。海內又安。方外賓服。制禮作樂。稽古憲后。此固其時矣。况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宣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王之舊。此萬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察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立本。其御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上帝悅豫。由是宣之樂。以達中心之積。故郊之樂六變。而天神降地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極也。伏惟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下詢臣工。無間小大。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竊視制命之詞。不無尚疾異同之論。是以私憂過計。誠恐在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

天威。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望陛下體古聖人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定。則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

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官言慎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慎如此。况夫創建鴻業。廢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其可不慎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郊祀之禮。陛下所謂巨疑者。

也。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待言者。臣等尤望陛下告之祖考，決之著龜，上稽天心，仰承列聖。夫苟從矣，乃命禮官稽漢時故事，刊刻聖制，頒之宗室及南京各省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謀僉同，然後斷之。膺思肇舉，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強，子孫逢吉者，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國家大祀殿之制，規模宏麗，窮極尊奉。凡百六十年來，天帝降格，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鬱然穹窿，爲朝廷

南面巨案。今日不殿而壇，則大祀殿將安置之。一有所改易，議及簷棟，誠恐天神震驚，朝野異色。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視駭聽，訛言相驚，大非國家之利。所謂願加聖心者三也。夫殿宇旣不可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圍丘之祀又必建之。他方其齋宮、服殿、朝房、樂院，亦必創爲新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圍丘相等。其人力工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况今仁壽宮先蠶壇起工，在即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陛下

下豫令戶工二部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既周二
 壇之外足餘國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
 陛下制豐保大之慮周而亦無時紬舉贏之患所謂
 願加 聖心者四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 休命
 謹昧萬死塞 明詔惟 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
 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出使琉球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
 藩屏東海外先臣 馮 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

清議嗣惟是微于元命弗敢寧居謹昧允介陪臣長
 史潮以請漸渡海至表以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
 所宜使者其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
 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為吏雜左給
 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仍疏名上 天子素
 知其賢報允 陛辭復 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
 竣曰東山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 高皇
 帝放歸胡元備飭異域諸海外夷狄君長振懼 威
 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死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一

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爲寵王駸駸向聲教矣天子躬至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敢墮怠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邛笮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觀博望侯騫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爲漢鑿空向導隨流而墮則又遽然喟慕雖其行不接

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內臣而使言海外則悒悒動顏色奚古今人之是遠也陳君建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晞無諸之域橫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觀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盡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

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吾有以測之矣。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河自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迤于郎莊。滹流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漑。溉百利是興。腴壤攸賴也。敷濬弗若。泉源堙沉。淵藪墳壚。荻莽載望。于是民是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暮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百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矣。乃鳩工量材。孚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眾之功。事成。蓋遡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哀若橫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